



四書匯叅

孟子

十四

24-12
2673
24-24



仁
2673
24-24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蒙引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蓋理一分殊之說也故民亦吾所愛也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又在所不愛矣○說統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之及○辨但是不仁者亦皆必以所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之十四

盡心下

一

敦復堂

周本里也

不愛及所愛而梁惠之事其易見而可戒者故開口便歎箇不仁哉梁惠王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以土

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也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說統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四書通承驅字說得最慘

親親仁民仁者無不愛而言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

親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者狗欲而從流者也惟其狗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

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

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南軒張氏曰春

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天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

而已矣。按此條即預透下意。或問小註此章書重尊王春秋是指春秋之經非指春秋之時也。困勉錄春秋無義戰當從戰字說起蓋此章孟子本因當時用兵不休而有感於春秋之戰見春秋之戰尚未至戰國之甚也然已為聖經所深斥如此方切章旨。義字只宜空說蓋春秋用意最深而立法最嚴非獨書名書人者顯示斧鉞於言中即書爵書字者亦隱寓刺譏於言外。微獨僭王問鼎者罪迹昭然而不予以義之實即尊周伐楚者功施爛然而亦不貸以義之名。翼註彼善於此亦聖經僅善之正見其無義戰故下節緊以敵國不相征發明無義戰之意。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入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精義尹氏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復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

春秋諸侯兵爭之罪。集解上下指天子諸侯而言上伐下者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敵國相征正上節註中所云擅興之罪安得以為合於義而許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正解無書

不過泯古人之迹盡信則必失古人之心甚有借以文奸者其貽害不小故不如無書。翼註此章全為武成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

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奉天伐暴如云敢祇承上帝以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

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

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語類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

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
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
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或問荀子
云云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曰此亦本塞源之論蓋雖殺
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曰此亦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
微意矣○讀余隱之尊孟辨李公常語曰紂一人惡耶衆
人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為天
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耶紂亡則逋逃者曷歸
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辨曰者有
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
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
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
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
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
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
為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朱子曰辨已得
之○蒙引孟子此意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意而言

之。所以。拔本塞源。而為生民立命也。○翼註。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張武功。故其辭云。爾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若盡信之。豈不為後世塗炭生靈之口實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集解。有人曰。蓋當時人臣自負之詞。陳戰雖似二項。然為陳正所以戰。兩善字重看。若使不善。猶未必敢為興兵構怨殺人。如草之事。惟自以為善。故殺傷愈多。而罪以滋大。大罪全在殃民。上即所謂民賊也。按此正不仁之甚。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

說統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舍戰陳別無可以敵天下。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無敵。戰雖善安所用之。按焉用戰意。至章末方足出此。且只說無敵便了。○翼註。好仁兼平時脩德行仁及臨時弔民伐罪言。○天

下無敵謂天下無與之敵也。非是敵他不過。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蒙引。夷狄在四遠之地。尚誰有敵之者。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蒙引。言其不盛兵威也。以矯我善為陳善為戰之意。千書序作百。則益明矣。○翼註。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下節若崩句方見無敵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

首至地如角之崩也集解上言救民水火不尚兵威此又

為解釋也觀其丁寧慰諭直如家人父子疴癢相關正仁心流露處所以商人聞言頓顙相迎而歸附恐後形以崩

角極寫無敵之狀與奚為後我同一情事蒙引欲援此區

分湯武優劣殊所不必須知總以證明仁者之無敵而已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焉於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說統正已已字

其國言以仁易暴此便是正○集解前解征字為上伐下蓋以上之正而伐下之不正也此直解征為正則以已之

正而正人之不正以上伐下固曰天討以正伐不正亦曰

天誅其理則一而已然本旨却不重釋征字之義只是逼

起各欲正已來以明所以天下無敵之故焉用戰又緊承

各欲正已見善為戰陳之人全無用處可見國君惟當好

仁無為此輩所惑也○吳因之曰此章是深惡強兵者首

言戰陳為大罪見有國者萬萬不當用此人然徒說箇不

當用而不明其不必用世主或誤認以為有功而濫用之

故詳言好仁無敵以見其無用戰陳為也舉湯武以明好

仁之無敵末節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蓋不證以事則

無徵不信不指明其故則終未見得確然可據故歷引易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

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或問小註：這章書蓋勉學

者自求心悟，借規矩以作喻。猶詩六義之比，而正意自在言外。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洒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說統悟即是巧，不悟即是規矩。○集解：巧無外乎規矩，與規矩即與以巧矣。然巧即隨規矩而與之，無奈不能使之必巧耳。故不曰不能與人巧，而曰不能使人巧。蓋與以成法言，使以神。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明妙處言二字自混看，不得。莊子天道篇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按此正所謂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

衽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衽之忍反，果說文作媠，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衽，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

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

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精義：尹氏曰：非聖人

至命則不能臻此。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性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寓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預於己，不以已隨物也。邱月林曰：自其他日之富貴觀之，則舜之貧賤本非其終身者也，而乃若將終身自其前

日之貧賤觀之則舜之富貴本非其固有者也而乃若固有之兩若字是狀其心如此。翼註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驟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若固有按兩若字必如此看方不生語病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

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精義尹氏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曰

一聞觀其存心則然。或問小註此章孟子直推其理勢自是如此。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

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精言末二句要見是自殺意彼往此來。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只聞一手非手刃而何。愛敬其親矣。言外自有此一面故須補出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集解禦暴暴字就人言。禦只是譏察意將以禦暴是原其為關之意惟恐暴客之有害於民全是一點愛民底深心所在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為暴暴字就己言征稅貨物至商賈出入者莫不困於苛求而興嗟道路豈非為暴今之為關者未嘗不託禦暴之名而其意實為此故亦下將以字所以誅其嗜利虐民之心也。○條辨今之關猶古之關也只

為關為字不同古之為關以抱關擊柝者守之所以譏蔡非常也今之為關以有司權貨者治之所以征稅出入也兩將以字即從兩為字生來周用齋曰貪暴乘間而害民猶恃上之人禦之也君上橫征而自為暴使誰禦之哉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

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

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

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

世徇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本源

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集解此章專為借法以行私者說古今字有無限感慨只將本

文倡歎一番自覺深情無限范氏推言之則其義益顯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

子精義伊川曰易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家人上九之象

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也又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使人

自反於其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使人

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道謂我使之不

合理也如權使虜使投以不堪施以不怨之意加一能字勢不能也若道乃人所固有非勢不能但無所觀感而興

起耳故不用能字○文集石于重曰身既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懼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

子亦不可使矣擇之如此說順之云不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

敦復堂

言之否曰順之說是。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為本也。然在行道者必考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與。或問小註此章書須還他箇箇圖。若有意分輕重便失。孟子立言之意兩分開說而深情自見。愚按集註一以行言一以事言自是照本文分貼故翼註亦云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說自為正解。雖道理有偏全之不同而分貼要不可易也。文集及南軒諸說雖或側或互轉折相通而兩兩開說之意細體味之自見。蒙引兩言妻子者非專為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為天者尚不可化况他人乎。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精義尹氏曰中庸言凡事豫則立此之謂也。慶源輔氏

日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蓄積之不為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蒙引周于德謂識到守到又氣到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氣不到。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揚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攝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翼註邪世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邪世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湯霍林曰周是伴件皆到事不能眩。有精之謂若有一毫不備則不可謂之周矣。不能亂分明有轉移之德不亂於楊墨帝王之德不亂於功利守先待後正君善俗皆是。孟子本身事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

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人。所以飾情於彼。而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語類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國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問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是實情也。曰。然又曰。某嘗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人。於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

得過人處。發露也。說統此為欺世盜名者。發其病全在。一好字。以名為好。其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之所不在。則爭。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耳。見於色。三字極妙。只為打點不迭。把自家底隱情供出。湯集解。見字正與上能字對。針能是着力。勉強見是不覺流。露就他見色時。便識破在。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能讓有少。矯強。過捺在。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精言所安。是他胸中熟慣也。所勉。非其所安。所忽。乃其所安。故欲得人所安之實。不觀之於所勉。而觀之於所忽也。此安字。與論語察其所安。安字。一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何

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湯霍林曰不信。謂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猶之乎無耳。故曰空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精言東坡云。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於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即左氏所謂國有人焉。未可與爭之意。不然庸人千萬輩。何足為有。無南軒輔君庶民等語。最好。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徐辨禮是尊卑。上下一定之體也。如此看。方是對針上下亂而言。上下亂謂上替下僭。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如周禮九職任萬民。是生之道。九賦歛財。

賄。是取之道。九式節財用。是用之道。三者皆無。無以開財源。而節財流。故財用不足。或問小註。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須看得政事在財用上。集解。政事不正。為財用而財用。則必由政事無。政事則綱不舉。目不張。凡所作為皆無條理。則取民無制。費。○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出無經。財用安得而足。

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

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韓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姦宄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後先綱目。祭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矣。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按仁賢為本。尹氏為揭其要。然本文自是三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須看盜字。而不可以

得丘民之心。心字着眼。即用下章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意。說統當時互相吞噬。自謂力可經營天下。

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得國者得之於諸侯之手。彼先得

天下者。得之於天下人之手。出於天下人之公決。非自

處於不仁。故可以乘間竊發。心出於天下人之公決。非自

勢所能懾服也。集解。騁其私智。兼愚弄人。制服人。二意。

不仁之人。下以術愚其民。上以力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

如田恒之於齊。三卿之於晉。是也。至欲得天下。則天下之

大。萬民之眾。術不勝愚力。不勝制斷。非得其心。不可。雖彼

不仁得國。亦非必便得民心。但較之得天下。猶可竊據耳。

深著其為必無之事也。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

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

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氏曰。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

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敗亡耳。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纂疏。社所以祭五

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

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周禮。大司徒。設其

社。稷之壇。壝。壝者。累土以為高也。不屋而壇。社壇。蓋國以民

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

其輕重如此。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敢後世篡奪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

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

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所以

啟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新安陳氏曰。此以理

言。非以分言也。說統通章。專為輕視其民者。發全重民

為貴一句。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若使其知民之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三王畏其民，而閭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知夫得失所係在於民也。使民畏已者，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與威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也。嗚呼！可不畏哉。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

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說統首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正見得丘民之權，即天子不能與之相抗耳。又曰：此節要體貼貴字出。條辨天子）

貴矣。諸侯次乎天子，乃得乎天子。不過為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為大夫，皆不如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也。可見天子之貴，是以民之貴而貴之。正極力襯起民為貴意。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翼註：危社稷，要跟虐民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則輕於民可知矣。）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

遺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入蜡不通之意記郊特牲天子

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

蜡以詔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入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

方其蜡乃通○雨暘不時曰不順五穀不登曰不成○入

蜡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嘏五貓六虎七坊八水庸

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農田官也郵表嘏督約農事之

所也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坊水坊也

庸水溝也○語類問伊川云勾龍配食于社弃配食于稷

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

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

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神而祀之也蓋言

遷社稷壇壝於他處耳○四書通兩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

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

神之壇壝而非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雖重於君

改立其神也○精義尹氏曰君以民為本當時諸侯不知國

輕於民就本節言觀集註不能為民禦災捍患意只歸重

民為貴也○精義尹氏曰君以民為本當時諸侯不知國

君社稷或有不時變置也○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

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

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

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

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至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

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精義尹氏曰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

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

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眾一

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
 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
 太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
 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二如參苓芝朮之為
 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
 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
 不及孔子其意始以此耶。文集孟子之於二子論之詳
 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
 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論乃以百
 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
 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
 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輯語此章微旨但有揚而無
 抑或問文集兩條止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
 補足願學意也百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
 四書通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
 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按言外自合有
 此一層在本文却不必及之於倡歎神情轉覺有碍。說
 統師字只就聞風興起內見得兩箇風字最好風最善披

拂萬物之鼓於其中者勾萌而甲坼聖人猶之造化也德
 立而聲聞揚揚然無止息矣故說是百世之師。奮字有
 自我特立之意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贊歎之詞與首句神
 迴氣合。清是聖人之清和是聖人之和故能使人感發
 興起若是。只首句聖人百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說統况
 世之師便舍各造其極意。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於親况
 不必更求着落按此從聞風興起低徊憑弔慨慕無窮不
 禁復發此歎語氣只為聖人句添毫有巽然高望之神有
 生不同時之感若必欲呆湖當餘見前篇
 日親炙何人便是癡人說夢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
 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
 性之謂道是也。精義伊川曰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
 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又曰合而言之道

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或問所謂合而言之者。其以人爲仁之謂乎。曰。楊氏之說如此矣。非孟子之意也。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各耳。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行之。實故必以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之。天理流行之實。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體之。親亦此意也。語類問仁者人也。曰。仁是仁不可說。是道故以人爲說者。是就入性上說。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心。則私欲間乎其間。爲不仁矣。雖曰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欲間乎其間。爲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也。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也。人之所以得各以其仁也。言仁而不合。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理出來。按此與或問俱以互文夾說。然主賓開合當以或

問爲正翼註云。當云合仁於人而言之。不可倒說。合人於仁而論之。體貼本文及集註最清。問仁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接此提仁字直下與本文語氣道理最合。○仁者人也。合而此言之。道也。此是說合而言之。是底道理。最合。○仁者人也。合而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按此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前說從仁字說。下口順而神與猶輯語。云章義從來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貴重踐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義也。又曰。仁者所以爲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此亦從仁字說。下是說本來道理。如此觀或問云。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各故本文以言之。爲說至歸重人身意。尚在外愚謂此亦非本義。○南軒張氏曰。仁謂仁之理。人謂人之身。仁字本自人身上得名。合而言之。則人而仁矣。南軒此足道也。○紹聞編合而言之。則人而仁矣。南軒此以盡孟子語意之妙。○人之所以爲天地之心。五行之

秀而靈於萬物者以其仁爾知人之所以為人則知仁矣
 然仁理也人物也惟合之而天理昭然無所間隔則其自
 然發見各有條理者無非道也如仁合於父子則父子之
 道也仁合於君臣則君臣之道也○合字非用力字要
 言之二字按此即或問本文以言之為說之意精言本文
 雖以言之為說但云仁與人二者分說不可為道耳原非
 為言道者說法也竟主言道者非是○松陽講義這一章
 是勉人求仁於天下底人無有舍仁而可以為人者天下
 道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為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其無
 底就是天所賦於仁而可以為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其無
 於人之心而非是併無以為人則曰仁也者人心也以其具
 之身而非是併無以為人則曰仁也者人心也以其具
 形氣使空有形氣無這箇仁可以為人乎人固必有知覺
 使定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為人乎是有這仁方成得人
 有這人即有這仁仁與人原是合仁底但就靜存之時指
 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就發見之時指
 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就發見之時指
 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

即為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即為
 道若舍仁與人而言道不入煩苛則歸寂滅非聖賢所謂
 道也○愚按讀書須先體味白文白文之語氣得而書旨
 自明如此章獨松陽講義主勉人求仁之說謂一離乎仁
 不成其為人亦不成其為道與語類之旨相發明而前此
 講家多所同異故只須就本文順口說下而義指自然曉
 暢彼紛紛重人重道甚有謂重合字者支離轉適以豐
 其鄙耳但細味白文語氣只是要人先識得箇仁其勉人
 求仁意亦尚在言外○首一截是從入之身提出箇仁之
 理言非此便無以為人下一截是將仁之理坐入人之身
 言即此乃所以為道實則言人言道都要先識得箇仁而
 所以盡人盡道者方有箇着落○朱氏公遷曰仁以天理
 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為天
 之理言子思欲入推之而有序孟子欲入體之而不違生
 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為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
 則也按此與中庸仁者人也不同處不必相牽然不可不
 曉○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

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語類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蒙引去父母去他國二句孟子釋之之辭
兩道字見久速合當如此所以為時中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源輔氏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上下指陳蔡君臣。精義尹氏曰君子無上下之交則國與

時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理音

見前漢季布贊方言亦訓賴慶源輔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為解如云不分清白亦通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皆從心蓋傳寫之誤翼註增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益希耳何患不理於口哉。吳因之曰無傷就貉稽言士憎茲多口則泛以士言以明無傷之意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其四章曰

言思之寤及大雅綿之篇也此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

辟有標命也其八章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悄悄憂貌愠

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

以當之語類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愠于羣小也

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

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

以當之如被譖於崇侯見囚於羗里是也○集解兩引詩

婦及太王相來襍多口屬謗訕而此兩言愠愠就心上說
 愠於心然後發於口兩愠字即增茲多口之意然上言憂
 心悄悄便是聖人憂勤惕厲處下言不隕厥問便見聖人
 柔順文明處憂心悄悄矣猶然愠于羣小則多口何傷乎
 不殄厥愠矣亦不能隕厥問則多口又何傷乎○陸實府
 曰二詩原相承上言孔子雖至聖猶未免於見愠下言文
 王雖見愠亦何損於聲問以二愠字貫串歸重不隕厥問
 上所以勉稽勸脩不可作兩平看按此雖創說然自有味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精義其上
 孔子太聖人也不能免羣小之愠而况其下者乎○徐徹
 弦曰孟子言此有兩意一則以聖人尚不免遭謗况學者
 乎是憫之也一則欲其反觀內省德如文孔即見愠無
 害如已德未至則當自反自脩而不可專咎之他人耳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

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精義其下文曰欲以昏昏

或問小註此章須看二使字。說統上使字是引導下使

字是驅迫他。翼註二段抑揚不平看明不是知識之明

是吾性全體大用無不明吾復其性因使天下各復其性

說統雖至昏之主責人必明然惟其明於責人暗於責

己所以成其昏昏耳。慶源輔氏曰如面墻然一物無所

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况他人乎。徐

辨不是要使人昭昭而後自昭其德只藏身既恕人自無不喻耳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閒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

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

少有間斷也

精義尹氏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

慶源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

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習所蔽

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

理義日開學問才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

心之茅也。說統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為閒四字上見心

學不可少有間斷。集解山徑喻道心蹊間喻道心之微

茅則人心惟危也用之比向道心上體認存退則微者著

而路以成不用即體認存退之功不繼則危者愈危而徑

以塞四句是喻說亦是借說曰山徑又曰蹊間言山徑僅

可容足分用明容足之外四旁都是茅塞用之成路以其原

是徑也不用茅塞以向僅容蹊而茅根已伏也通節用字

固是眼目然只就須說得極容易見只介然用之便已成路

為問四字介然須說得極容易見只介然用之便已成路

為問須說得極危懼見只才為閒不用便已茅塞危微交

界剝復闕頭轉移只在倏忽。此四句說徑路實說心也

未句故直頂茅塞直指子之心想見高子氣質本昏物欲

又蔽只露一線之明如小徑僅可容步而已用之成路想
他亦必會猛地加功道心著現如坦然成路一般只為工
夫間斷克治不繼遂私欲障蔽致同茅塞看未句下今
字分明見得從前尚未至此急提醒他找轉來做工夫
自有成路日子惟間斷則斷乎不可
耳一矣字弦外之音何啻晨鐘暮鼓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

尙加尙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集解樂有聲有容獨以聲

言者蓋照下鐘紐而言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纂疏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

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

皆旋蟲之類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

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

王之樂也精言何以言之何所據以言之以字是實字以追蠡云據追之蠡以為言耳

是該盡樂之聲而言然所以知其聲者但以鐘所以知鐘之聲者但以追則究以器具之形論而未考其聲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

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凡

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借淺以形深只重

禹樂非必以城中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

轍迹深意在城門之軌內借此為鐘紐欲絕之譬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

之力能使之然也日久故車多借此為鐘歷年久之譬言

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

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說統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

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一器之末乎高子

問最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即其說以解之城門之軌

二句專應以追蠡句見得禹鐘所以追蠡者歲久所致如

城門之軌一般豈是兩馬之力若文王在千百餘年後其

追亦如禹耳何○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

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

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

可也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

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合

及再饑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或問發棠之說

范氏言之詳矣然其所以止為不可復之故者雖未可以

臆說定顧其事勢則或然耳述朱此章不可復之故不

必說王不用孟子請復而王不聽方為不可再請再發

亦有所不可何也孟子初請望王行王道也但王道之成

如分里授田為久遠之計固要需之五年七年即王道之

始因天地自然之利樽節愛養亦要其月二年方能濟

而目前創荒正所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者此時有老

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故孟子先為此請以

救目前之急而後王道之始王道之成可勸王次第舉行

耳奈孟子已將王道陳於王前而王終不能用若復沾沾

發粟為驩虞小補之計以博齊人一日之歡豈君子識進

孟子集注本義匯參 卷十四 盡心下 三 敦復堂

退語默之宜哉。此不可中之實義也。孟子既未明說，借馮婦以寓意。集註或問亦未明補。大全諸說亦僅以知幾守義言之，不可實義終未見得。孟子味經說破固不必添入而學者不可不知。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

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

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按此二句即是孟子意中不欲明言故

其言如此。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為善事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為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

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乎眾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為，與時變化不主故常，惟義理如何耳。豈狗其常所為者，以取人之屢快哉。按二說於本義亦得。然孟子意在行道，此時齊王不能用孟子，是其將去之故。即其所以不可之故。眾悅士笑，猶權辭耳。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也。之性，然有分，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不可踰越其分限，不可謂我性之所

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

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而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條辨貧賤富貴各有其分，而不可過。這皆有一定之類，是也。問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性，曰不然。此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如何自會恣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此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性。而天命之理為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此理合如何，問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

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又曰性也有命焉，此性字兼物欲而言。說得緩而濶，下文有性焉之性，則說得緊。兩箇命字亦不同。又曰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主持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文集以口之於味之屬為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入心也。輯註此章專為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即是理，一滾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入欲為天理，故特與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字極重。○按性也二字，從上文五也字一氣疊下，自是當時之見如此。如告子以食色為性，是也有命焉，乃是孟子自出轉身，却又足以君子不謂性，直是斬釘截鐵。下節語氣亦同，辨黑白而定一尊，喫緊正在兩邊互勘處。本指自在言外，說箇不謂自有所謂者在。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

濁伊川又曰稟氣有清然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

也語類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

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逢干則薄

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

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不同

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

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

指氣而言氣字兼氣稟氣數此條以氣數亦作氣稟說此

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

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

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有厚薄清

濁之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

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

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

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

為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

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

故當盡性按小註云仁之於父子以下與集註不同蓋此

以氣數言雖併入所稟然意理自別氣數即所值之謂也

○四書通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

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氣數之有異也○湯海門曰

上五之於要見得不相離意下五之於要含得不能齊意

方於下性也命也接得順仁於父子有至有張子曰晏嬰

不至非便是命乃其所以如此者則是命也

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語類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

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

嬰偶蔽於此遂不識夫子

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昭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

語類問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與上文一否曰與上文一堯舜性之則盡矣。湯武身之則未也。又集問聖人之於天道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乎倒置。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說亦不為倒。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此解。固未為倒。但似終費註脚。幹旋之。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曰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述朱同是聖人。以性反各異。其於天道有自然昭合者。有勉強期其昭合者。氣稟氣數。雖有不齊。要當以性矯命。同歸昭合。方是君子立命之學。輯語上四句兼聖凡而言。至聖人之於天道。却只在聖人分上說者。蓋做到

聖人而於天道尚有缺陷處。方說得是命。然至此正說不得。是命也。如堯舜湯武之性。反不同。獨不曰及其成功則一乎。集解天道自不離仁義禮。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智而要為仁義禮智之所從出。

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

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或問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為貧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專

為貧賤愚不肖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且
 貴者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者雖所
 稟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語類論來口之
 於味五者固是性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
 五者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
 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是說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箇便喚做道心只就他
 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却不可蓋有命
 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仁之於父子
 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却不仁之於父子
 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仁之於父子
 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愚按安命即所以定
 性盡性即所以立命話分兩頭理只是一串。問君子不謂
 性命章前段說性是稟賦之命似各不同曰只是一般此亦
 義禮智之性命是稟賦之命似各不同曰只是一般此亦
 不難解有甚玄妙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嗜芻豢而厭
 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吃藜藿如父子
 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

底這便是命然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化得他亦厚此以理
 制氣稟之命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化得他亦厚此以理
 理制氣數之命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乂不格姦。以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遏人欲存天理前一節人以爲
 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
 不脩所以孟子到世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
 性。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
 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
 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心安矣於
 欲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
 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
 齊須是着力自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顯矣。徐
 思曠曰須看總註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一有不致不
 復致力乃知性也命也一頓大有關係惟其必欲求不致不
 力則人欲日肆天理日薄矣故君子精察力行之所以抑彼而伸
 此若竟畧上詳下亦不見君子精察力行之所以抑彼而伸
 也坐得實則有命有性轉得尤有力愚按兩不謂尤斬截
 正在有命有性處見得。李安溪曰此章是辨性命之說

盡心下
 教復堂

而所以順性命之理者在其中矣。只看兩不謂字，可見又曰：性之不與命二命之不與性，二是性命之真。所謂天命之謂性，亦性所自出之謂命也。以窮其欲者，託之性而已。非命矣。以盡其理者，歸之命，寧有異性乎？要須性命看得合一，則不至惑於嗜慾氣質之說，而性命之理明矣。又曰：兩不謂是辨明性命之說，蓋不與命合一者，非真性不與性合一者，非正命也。不是果有兩項性命，而君子有意伸抑其間，本文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論語君子也，野人也，此按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此與註小異，而理自相通。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蒙孔樂正子之為人以善人則有餘，以為信人則

不足故既曰善人也，而又曰信人也，至末復云二之中謂二者之間也。係辨樂正子既有好天資，而又知道做工夫，故但以善人名之，不得然雖致知而未致其精誠意，而未至於慊，則直名他是信人，又不得故曰善人也。信人也。末節一中字，便已隱躍逗漏，兩也字轉換間。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集解上文善信字尚渾說，此方問其名義，而下文因指實言之。但此只是究善信之實原，非粘

煞正子問也，故下文孟子雖俱就人說，亦只泛舉而言。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

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或問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為入也處心造事行已

接物凡其所為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善人矣。曰固程子張子之言則凡可欲而不可惡者皆善之理也。自人而言則亦必其知是理而志之。後得如是之人也。二先生之以理言欲學者知是理而志之。以求為如是之人耳。但如其言則於文義微有不協。故愚竊獨以人言之。庶幾不失其文義。而其理則固未嘗有違也。抑張子之言又曰求仁必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於未可欲之際。則欲學者用力於平日涵養之功。非欲使人求之恍惚窈冥之際也。語類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可欲只是都無可憎惡處。學者必欲於善上求用功處。但莫做可憎可惡事便了。○問自此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己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蓋若以為己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翼註。可欲不重入欲。我只重我可欲。上大要立身行已俱

在天理上做。而能契乎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無惡可知。○可欲二節正答其問。然只泛言下四節俱不就樂正子說。但因論善信而推其極耳。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

矣。或問善人固可欲矣。然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夫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語類信者實有於已。而不失之謂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張子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假託之意也。

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或問有諸已謂信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謂美人者也。語類充實之謂美是就上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他善都是裏面流出來。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程子所謂富人多實。貧子借看之喻是也。精言凡所謂善皆實有之。是件件是我實有。未必所有者皆盡其量而無餘欠也。信如仁是實仁。義是實義。充實則仁義之盡內外飽滿無絲毫未到處。充是橫說。如注水到塘東西南北四邊皆到實是豎說。則在東滿東在西滿西是也。充近博實近厚二字。儻何說不得善到此地。隱微曲折乃無一毫之雜。所以謂之美也。說統美是純懿字樣無瑕疵。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其次致曲。以至著則明。謂之光輝之時也。或問充實謂美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可禦其在外也。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外也。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言之。存疑充實而有光輝。此是工夫到後自然之符驗。大學之誠中形外中庸之誠則形是也。按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兼形著動變在內。蒙引註自和順積中至發於事業只是下理和順積中則是美在其中矣。英華發外謂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也。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木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矣。集解非是。充實便有光輝。亦非充實之外。又有光輝。只是充實不飽。漸積涵養。則精英發越。自是過抑不在。若充足飽滿。不到十分地位。便無此洋溢布濩氣象。條辨時面盎背。施於四體。固不論有位無位。即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亦不必有位者能之。隨感而動。在一家則文明著於一家。在一國則文明著於一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或問大而化。則其所謂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泯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

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惟無假於勉強。張子曰。大從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入之智力所能及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精義伊川曰。大而化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而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量物。而用之。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利用。則神之化也。運諸氣。入之化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又曰。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存疑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大而化。是暢於四支。尚有矜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在到工夫。熟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如金之融。化於火。冰之融。化於日也。蒙引化與不可知不同。

化自我而言謂不思不勉也不可
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

又有一等神人也

精義伊川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始於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哉或問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不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為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

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為全盡純於此者也○輯語自大至聖相去尚遠實有二候界級可見到聖與神其辨甚微不得強分兩等愚按其辨甚微此語極宜體會又云不得強分兩等則未免泥看程朱之語似孟子當日不應分別言之矣○蒙引看來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未優是也故曰二之中四之下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正解神不外於聖但聖不皆神如孔子夷惠尹皆聖也然夷惠尹可以清任和知之孔子則聖而不可知也按此與上一條自是確證○精言美大聖神本是四等程朱將聖神作一箇人看者非謂聖皆是神神則自不外於聖神只是聖底極項地位故就堯舜孔子觀之則聖即是神就千古聖人籠倂觀之則聖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不得謂聖即是神也本文而字與上兩節而字作一例看○愚按神不離乎聖而實妙乎聖此中分際甚微程朱恐人於聖外求神如莊生所謂有神人焉便成謬妄故謂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蓋說神人即在聖人中造到極處是為聖之至妙若因此竟抹却聖神分際併合為一屈經從傳終覺

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為全盡純於此者也○輯語自大至聖相去尚遠實有二候界級可見到聖與神其辨甚微不得強分兩等愚按其辨甚微此語極宜體會又云不得強分兩等則未免泥看程朱之語似孟子當日不應分別言之矣○蒙引看來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未優是也故曰二之中四之下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正解神不外於聖但聖不皆神如孔子夷惠尹皆聖也然夷惠尹可以清任和知之孔子則聖而不可知也按此與上一條自是確證○精言美大聖神本是四等程朱將聖神作一箇人看者非謂聖皆是神神則自不外於聖神只是聖底極項地位故就堯舜孔子觀之則聖即是神就千古聖人籠倂觀之則聖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不得謂聖即是神也本文而字與上兩節而字作一例看○愚按神不離乎聖而實妙乎聖此中分際甚微程朱恐人於聖外求神如莊生所謂有神人焉便成謬妄故謂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蓋說神人即在聖人中造到極處是為聖之至妙若因此竟抹却聖神分際併合為一屈經從傳終覺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

或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鋪歎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此其所以未免於程子所謂受變於俗者與○語類樂正子二之中是知好善而未必皆實有諸已者故不免有失錯處

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新安陳氏曰樂正子資質純粹畧似顏子故橫

渠引此立論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

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

之止耳此止字非論語未見其止之本意蓋小註所謂結裹之意○程子曰士之所難

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

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

變於俗者鮮矣語類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

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着○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一藥若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尹氏曰自可

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

則不可得而名矣四書通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為入之所可欲者此

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按美大聖神，因浩生善信之問，而究極言之，原只是泛說。到末節方拍合。正子其曰二之中，固是不肯輕許。正子處然又曰四之下，却正非抹倒正子。蓋美大聖神，自是由善信而別造乎其極。若非已在善信之間，則美大聖神之下，安得有此人站脚處。集註引從於子敖，謂其有諸已者，或未實或字最下。得活不得，援此竟坐煞正子也。至總註引程子士所難在，有諸已自是正子貼身鞭策，未復引尹氏以終其義，則當日所以引進正子之深心，和盤托出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

如此。文集：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南軒：張氏曰：兼愛者，存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

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蒙引：逃墨必歸於楊，自虛而歸於實，理勢之必然也。蓋厭其不情，則必尚實矣。矯枉者，過直未能便合乎大中，至正之道，故只歸楊，未能便歸儒。○翼註：吾儒先成己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於忘其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裏，便全遺了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實只在人己上見得。○逃墨歸楊，是矯枉過直，然亦歸儒之漸也。要識此意。○正解：兩項俱與儒有善，但窮其勢，墨必歸楊，楊必歸儒，非楊近墨遠之謂。○按此二句，亦只言其大畧，世間豈無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逃墨而徑歸儒者，不必十分泥看。○集解：逃墨二句，申說到歸儒上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未句歸斯受之，歸是緊接歸儒上。不兼墨之歸楊，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墨也。○翼註：受之不是徒受，有借之大道意。○精言：陷溺之久，以已往言悔悟之新，以當下言能歸是悔悟意，惟其悔悟可取，所以陷溺可憫。按兩意都在斯受之斯字中，而已矣者，言此時只有受更無展轉也。正為下節起案。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豎闌也招罾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

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精義尹氏曰聖賢不為已甚者。集解此辯字在既歸之後說即追其既往之意也如字一直貫下又字既字相應

見不必招且不可招入豎而復招之亦是懼其再出既歸而又與辯亦是恐其再逃但招於入豎之後豚且畏為所

苦將來一逸而無能復收辯於來歸之時彼且慮其過嚴將來一畔而無能復挽是則窮之太過反無以繫其心而

偕之大道也又從而三字正與上斯字相對照以見所以必歸斯受之而與

辯之徒為多事。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

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

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四書通於異端拒之甚嚴者至正不

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于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條辨時解多謂待之不恕恐激成畔儒之禍愚謂此尚落第二層聖賢

當下只有一箇公心嚴非有意為嚴恕亦非有意為恕固不因有激成之禍而始寬之也

援歸斯受之論道理自當如是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

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

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纂箋按月令孟夏蠶事畢后如

必取於夏集解織麻曰布析絲曰縷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此所謂布只是麻所為若棉布則彼時中國未有。孟

秋之月農乃登穀仲秋乃令有司趣民收斂季秋乃命家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注云定其租稅之簿故粟米取

之於秋。集解帶穀曰粟。去穀曰米。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古者三時不害於農。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故力役取之於冬。集解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雇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潛室陳氏曰。三征俱國家正額。勢不容廢。緩非廢其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新安陳氏曰。用其二時。并用二端。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用其三時。并取其三也。

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或問小註。講出經國大體。恤民深情來。徐思曠曰。緩字須看。得有才合。立言大指。輯語用一緩二之妙言。如此僅免流亡深入一層。制並征。君子為之。更張加恩也。只因後來一時併取。民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中先有用二用三而發。天下賦民酷吏不消別惡。只急公奉法四字。足以殘殺天下有餘罪。

則歸君。利則歸己。美官多錢。皆以一路之哭得之。考成課最。由此其選也。○沈無回曰。惠民不必罷征。殃民不必橫斂。只一緩急間。而死生相關如此。可不慎哉。○困勉錄。可見上之取下。不特不可為非制之征。亦不可為非時之取。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翼註。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亦安矣。寶珠玉必置土地。人民。政事於不理。故殃必及身。按此照本文三平說。○新安陳氏曰。諸侯寶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按此錯綜看。亦得主腦。但愚見當從土地順遞而下。土地自是。先王分土。而實此土地者。人民理此人民者。政事此三者。所以為諸侯之寶。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

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語類恃才妄作謂不循義理硬要胡做

文集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勢凌人而已○精義尹氏曰小有才智而昧於義理鮮能免於殺身之禍○南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為才所役道者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取殺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居業錄君子以有才為幸小人以無才為幸○陳眉公曰聞得大道其才自不小○翼註小有才使權謀術數之類大道如仁義忠信是也○愚按括之仕才使之括之死仕速之人但知有才之可以仕而不知小有才而仕之可以死惟其未聞道則足以殺其軀是括之見殺非齊殺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之括自殺之也

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按集註圓此一層乃不為逆億之徒藉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也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集解求之弗得是在客到之後想見一時門庭雜遝館人倉皇失措之狀此或之所由以慶疑從者也

失措之狀此或之所由以慶疑從者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

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

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淺說不曰設教而曰設科者。教入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翼註此章重孟子設科上。至斯受之。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雖以或人至無識。終未釋竊屨之疑。而亦有以諒其心。則其大道為公之心何如。○精言或人自悟其失。分明孟子之心能見諒於或人了。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不是此外都不問。只是不為已甚意。故以為有合於聖賢之指。○愚按此章事極瑣悉。且鄙俚不足載。但以夫子設科數語於無心中與聖賢之指暗合。故記之。正不必沾沾與本事較量。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

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

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慶源輔氏曰。不

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為者。或有時而為而性亦從而格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合訂所不忍。所不為。兩所字。只是仁義之端耳。所忍。所為。皆自此達去。便是仁義要在所字上。指出最淺近平易者。令人箇箇承當。始為親切。若泛說不忍。不為。拋却所字。便不緊要。○集解滿腔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十一 課本 敦復堂

子都是惻隱羞惡之心如何又有所忍所為氣拘物蔽使然也如齊王不忍一牛而忍於興兵構怨行人乞人不受嗔蹴之簞豆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所謂於他事則有不然而者也然本心皆有之真自是難減故雖氣拘物蔽而本體呈露終不能掩日日忍而時有所不忍日日為而時有所不為能拽轉來做工夫不使明於此而暗於彼得力全在兩達字上使所忍者皆不忍所為者皆不為則能復其仁義之本然矣仁也義也直與和盤托出○四書脈達者自此而通之於彼非是從忍處為處遏抑之直從不忍不為初機時時提醒自不至於有忍有為不落轉念工夫直恁截直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

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輔氏曰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為以達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語類達者推也是展去充滿也填塞教滿○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意○說統仁義只達不忍不為一句已盡無害人無穿窬指出不忍不為之心使人知所達耳此節是實上文非申上文也○充不是擴充乃充滿之充必不可勝用方謂之充方謂之達○達與充何別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惟達故充然不充亦不可謂之達工夫只是一件○精言上節以用功言此節以成功言自是相承說○集解上節仁也義也是

說全體之無不具此不可勝用又以見大用之無不周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

集解受爾汝非穿窬之比註云申說充無

穿窬之心之意者穿窬是人所愧恥而不肯為爾汝亦人所慚忿而不肯受總是所不為之心也故與充無穿窬之心同是一意按此亦舉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以見例不獨下節為然

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

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

非義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

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

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按此條發明集註之意○紹聞編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或有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慚忿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人能充此不肯受之之實以去其所以得之之道是所謂充無穿窬之心故曰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集註之意與語類不同語類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集註云實誠也人不肯受爾汝之稱者羞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謹然後無爾汝之稱否曰這些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是就惡其名處充到那無受爾汝之實處按問者所舉恐是集註初本朱子答之既以實字當對名字說今集註中不肯受之之實實字似仍非對名之實要之二實字雖說有小異而其欲人反之於身而去其可爾汝之行則一也又按語類云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此

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穿窬無受爾汝在。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窬之類。故集註以為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精矣。存疑語。雖細事。但有意窺探人心術。便不光明。所以為穿窬之類。紹聞編按。色厲而內荏。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論語與表記。皆以為猶穿窬。而今之士。鮮不犯之。采氏公選曰。仁人心也。章未專言仁。人皆有。所不忍。章未專言義。蓋仁體統大。不違仁。則義在其中。義頭緒多。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體用本相須。而用功則有不同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於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曲禮天子視不上于袷不下於帶凡則視上於面則傲下于帶則憂傾則姦

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

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精義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

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帶者近在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近而指遠也。或問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語類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翼註孟子上意重近約邊。說統指是言中含蓄底指趣施是守中發出底施用。輯語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半截。蓋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博而即在平近約乃所以為難也。條辨但以為歸重在上半年截猶未甚分明蓋他處而字有分合兩層此處而字只有分合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五 課本 敦復堂

說一層指即言之指施即守之施近中便有遠在約中便有博在○指遠只是旨趣深長非高遠之遠故道存只是至理存非高遠存也○翼註如論目前近事君子只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當透徹員融玩之便有不盡之趣便是道存便是指遠如論鳶魚而上下察論飲食而知味皆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精義呂侍講曰脩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天下平此守約

而施博也○翼註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愚按舉而措之見得齊治均平在所設取諸脩身而已足固非抹却平天下一切事為然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不必別尋君子之施但要識得君子之守此所以為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精義呂侍講曰君子治身如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

田必除其草則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之患在於不治已而治人不責已而責人譬如農夫舍己之田治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責人深也所以自任者輕責已薄也○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集解守約施博不是兩截工夫則知不守約而務施博亦不是兩截病痛如舍己之田轉欲芸人之田是守不約也然自舍其田者究竟不能去人之田則施亦何曾能博徒知重以求人而適輕於自任究之入已交失其受病往往如此所以深警之也○劉上玉曰善言善道平開此承君子之守而單結之亦古人隨意說文不在拘拘幹補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翼註性者與性之文

法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天性渾全底人○集解性字連之字則性字活此者字指人言則性字死但非是說本然之性只合下不虧其性乃是箇天性渾全底人故為聖之至反之者脩為以復

其性而至於聖人也集解前章性之身之兩之字泛以道言蓋對下五霸假之說也此就入身

上分別性反而以性字為主故上曰性者下即承性字而日反之以明均能全此性之意○反訓復是已復其性指結果成就而言但復性工夫全在脩為上反之內便包得前章身之工夫在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玩語意於性反平舉中實歸重反之上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

見人當脩為以復其性也精義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語蓋自孟子發之

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

皆是聖人○語類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精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語類性恐亦未必有此意也之者下合添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同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精義呂侍講曰君子內有其德則外有其容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故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至也論語鄉黨篇記孔子之容止皆盛德之至也○慶源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

必有所不中者矣。○翼註中禮不是禮自為禮而聖人中
 之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例。德即
 性也。禮即德也。性外無德得之斯為德。德外無禮履之斯
 為禮。○此節四本看各段俱重自然意。○說統盛德之至
 至字。只在自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
 然上見得。

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慶源輔氏曰三者特

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為之者
 哉。故集註斷以為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精言此節論
 性之之德。全在上四句。說得聖人身分出下句。自省葛藤
 自不與行法。俟命之君子一例。註非有意而為。與下節非
 有所為而為。自不得比而同之矣。動容周旋中禮。要看註
 中細微曲折。無不中禮。句入於大者。或能中禮。小者便不
 能然。今也一頓一笑。一語一默。無不自然。動與禮會。便是
 舉足為法。身為度了。哭死而哀。聖人之心。誠敬自然。一見
 死者。便自傷慟。不能自已。如孔子食未嘗飽。哭則不歌。齊
 衰必變。以服者式。此豈勉強而然。經德不回。猶中庸章句

所謂聖人之心。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
 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不回只是事事盡道。無一毫與其
 本然者不相似。不字不可說得着力。才是自然而然而言。語
 必信。聖人之言。堅如金石。信若四時。蓋從全體至誠中出
 故其言無有不信。所謂吐辭為經。身為律。是也。必信不是
 期必。只是言則自無不信。自然意。在中字而字不字。必字
 上見。下句只詠歎以足之。若着意。下句非為生者云云。便
 與下反之者非有所為而為。無別。○欲生者感我而哀。與
 盡生者之情而哀。此是世俗心腸。反之之君子。尚不如此
 所謂為生者。或生者與我有故。因其有喪而為之哀。或生
 者顛連可憫。因其遭此大故而哀。自是天理分上事。非有
 所為而為。然從生者起見。尚是有意了。聖人自是哀死絕
 不計及。生者上去。此所以為自然。然而。○非以于祿。若說
 無心求祿。尚是無所為而為。意看來。太德受命。聖人有此
 德。便有此祿。義即為命。此聖人與天為一。能受命而不必
 俟命。處然。聖人祇自盡其庸行之常。連他。不回。且不是
 意。要如此。豈有祿底念。頭來萌動。到得受祿於天。便是不
 期然而然。非以于祿。是因其得祿後。推論如此。聖人胸中
 盡心下

固不自知也。說統哭死而哀非為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非于祿自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語類問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意而為之。按原本云便是有所為而然疑偶誤故為僭訂。要知正行亦初無不好只多了安排念頭。集解此下二節概言性反之事不必結煞堯舜湯武四聖人而四聖人自在其中。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翼註如上文禮當中哭當哀經德當不回言語當信皆是理之當然。

○條辦理無形象可憑說箇法則有一定而不可移。○者如聖人人倫之至便是以聖人做箇法則準的。○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精義呂侍講曰仁義禮智君子脩之法也法在已命在天君子脩

其在已者聽其在天者故曰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語類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蒙引君子行法是依法而行也堯舜不待依法行而所行者自是法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此所以為性之反之之別。吳因之曰行法行字要說得着力反之意正在此處見。說統法之不能行者以其惑於命也。行法以俟命乃可以復其性。俟命只純心行法意非貞遇之說而已矣承俟字來全不計較意

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或問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

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

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

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為度

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行法

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集解：虛齋謂性者分

上着不得法字與命字，蓋聖人行即是法，君子便須行法。聖人義即是命，君子便須俟命。性反之不同如此。大旨却歸重君子復其性上。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

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語類：這為世人許多崇尚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註

說自分明，論語說畏大人，此却說藐大人。大人固當畏而尺之類。文集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或問：子嘗以為後世之畏大人，非

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之孟子之藐大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

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

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爾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慶源輔氏曰：若

若不藐視之，則是為其巍巍然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懼，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狗之。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四 課本 敦復堂

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

榘楚危反般音盤
樂音洛乘去聲

榘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

其所謂巍巍然者四書脈堂高二句是宮室之巍巍食前

之巍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制不

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耳以其為則彼之巍巍者何

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則彼之巍巍者何

足道哉精義呂侍講曰在彼者居處過制奉養非度動靜

失禮皆我所不為也在我所行者居之以仁由之

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皆古聖人所制之法也我心何

為畏彼乎哉孟子之意所言在我者道耳在彼者勢矣道

與勢孰重藐之所以伸道南軒張氏曰使在我不知古

制之守則為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

輕得深則見誘之小說統此三弗為是鄙之之辭士君

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等輩所為

制字最可味大人宮室食色宴遊皆極其侈便放縱無制

了若吾儒居仁由義一毫不敢踰越故謂之制正與放縱

者反條辨若只說我得志弗為則何日才得志何日才

見你不為底操守仍是一箇空殼子如何能藐得大人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即就在我者皆古之制上見得則不

為雖在後日而古制之在我已有居仁由義之實事矣故

曰吾何畏彼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

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

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而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

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為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

至有此等氣象矣按聖賢氣象固自不同而所處時勢亦

量優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

纂疏口鼻耳目四支之欲即前

亦不過此五事但有淺深耳此即所謂人心也人雖不能無欲然須是以道心為主有以宰制節約之方得不然即轉而他之則氣勢周張浩大而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反勝夫道心此學者所當深戒

不節才要多些子便是欲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

深戒也精義呂侍講曰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

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枯亡之謂也寡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枯亡之患故雖有不

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妄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語類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事又要便是多欲。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是好欲蓋因人所不能無而言然不好底欲不當言寡按欲是好欲蓋因人所不能無而言然不好底欲不當言寡按謂好欲亦正不可任其多而不節。其為人也寡欲章只是好欲亦正不可任其多而不節。其為人也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那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事又要讀那一件事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四 學 課本 敬復堂

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
 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問處用了心到得
 合用處於這本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
 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只
 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
 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
 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一
 箇葵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
 大皆不可忽。問真欲曰未說到事只是才有意在上面
 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
 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才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
 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
 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為心病某前日病中閒坐無可
 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看他心下便走出在那
 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以閉着眼睛坐得此心寧靜
 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
 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
 至於無。或問周子之言不止於寡而存者奈何曰語其

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
 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
 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
 焉按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
 無則誠立明通。○條辨孟子不言無而言寡者此為養心
 用功者而言非為心得其養而能成功者言也。○精言其
 為人也寡欲孟子不直言心無不存而但云雖有不存焉
 者寡可見必尚有存時其有不存者以但能寡欲不能
 無欲也若竟無欲與聖人之
 心一般豈尚有存者哉。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
 所向便是欲。○集解此欲字非嗜慾沉溺之欲即口之於味
 不可絕耳非謂此心定要注向那物事上也。○飢食渴飲人
 豈能無聖人亦何嘗一日不飲不食而謂有飲食之欲可
 乎。○心有人心有道心此心字主仁義之心而言所謂道心
 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有與之存焉者
 耳荆川云心具乎理而乘氣以出入此語直透三關。○四
 書通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

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語類羊棗只是北邊小棗如羊矢大者曾

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按不忍字是通章骨

子本節在序事中逗出下乃發明。首句先下箇嗜字便為所獨伏案。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彘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按上節特下不忍字。見曾子之不食。純是一段孝思。到得

公孫丑止較量於美不美。而致疑於食不食。便是從口腹起見。○集解膾炙美於羊棗。亦何待問。丑正欲討山膾炙哉。一語以見曾皙亦必嗜膾炙。而曾子亦宜不食膾炙。然則二字上要補出此二層。孟子從嗜字中別出同獨。見得曾子之不忍。蓋觸於所獨而然。然亦姑以是曉丑耳。實則孝子思親。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有心在同獨上較量。其為不忍。抑猶未離乎飲食之見矣。○不諱姓。喻食膾炙。諱各喻不食羊棗。名姓亦是。指親之名姓而言。○精義。呂侍講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皙嗜羊棗。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棗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皙獨嗜者也。以曾子之孝。豈不能忘口腹之欲。而致致膾炙哉。思其生平所獨嗜者。故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也。猶諱名不諱姓。諱其所獨而不諱其所同也。尹氏曰：誠孝之至。然也。公孫丑之言陋矣。

孟子集註 卷十四 三 課本 敦復堂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
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

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慶源輔氏曰志

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

欲躡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

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

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畧於事也

按上言狂簡下只言狂士狂字自可包得簡觀後文其志

嚶嚶即進取也行不掩焉即不忘其初也志大而畧於事

不必以狂簡板分且是萬章述孔子語只宜含糊彷彿留

得後文地○翼註此章以中道為主中道即所謂經也狂

獯未能中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鄉原似中而實非中

反賊乎中故孔子惡之欲絕鄉原只在反經思狂獯亦欲

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泯耳前七節發明孔子想

狂及獯之意後六節則詳鄉原之所以可惡而終之以絕

之之術也○說統中道之絕續辨於真似孔

子之思狂獯思其真也惡鄉原惡其似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

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音獯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

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獯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

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蒙引

專指狂者答萬章問意孔子之言本兼在

獯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集解此問專以狂者之人言故答處只以如某某者為之舉似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大宗師篇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

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

見論語牧皮未詳 語類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皙輩是也

門亦有狂不成狂 如子路子夏輩亦可謂之狂者乎曰孔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此乃是問狂者為人之實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

嚶嚶志大言大也 翼註嚶嚶從口旁屬言居多註云志大

觀白文提其志 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

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 動稱

有自期待意夷平也 不是平平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是據

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

短處亦是狂者好處見其正大光明全不自家掩護也 按

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

他好處一邊說

盡心下

敦復堂

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條辨集註恐人把狂者志言看虛了。故引程子之說以實之。見其志實與聖人同。是他識見已到這裏。惟志實與聖人同。故說莫春一段。便能道得天理流行之妙。而萬物各得其所。氣象已在其中。則言亦非徒大而已。但言與志是一般。行不能與言是一般。故夷考其行而不掩。所以為狂。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按上文既說有又說狂者又不可得。蓋此處是另起一頭。遙接上文。必也狂者平句。落脉見得夫子何以既思狂復思獯。蓋其至也。傳道之心。不惟歎中道之不得。意中所慮狂者又不可得也。如此看則又字天然落脉。不可得三字亦員若粘煞點。

身上文便入死港矣。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

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也。語類狂者知之過。獯者行之過。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

所見者。獯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獯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獯也。說統是又其次也。其字仍指中道言。與前故思其次也。其字相照。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語類觀荀子意。是言好。不是言不好。然此一等人只是如此。了自是不可進了。按荀子說他好。孟子

却是說他不好慶源輔氏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原則亦非真原者也故

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

德之賊邱月林曰德之賊也是孔子自解所以不入過門不憾之意註中似德非德是預透下文解

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

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翼註萬章得孔子之所思者遂欲問孔子之所惡者故又引孔

子惡鄉原之言而問之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究鄉原為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為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後自有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一問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願行行不願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

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

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踴其禹反闒音奄

踴踴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翼註踴踴是立

已嚴峻涼涼是待人疎薄蓋踴踴即獨清獨醒意涼涼只是不諧俗故人自不來親厚我或曰不見親厚似總說踴

涼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

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獇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所

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

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以上皆釋闒如奄人之

奄閉藏之意也周禮春官守祧奄人遠廟曰祧奄如今之宦者媚求悅於人也

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語類原字

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
 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猥一中心只要得
 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
 廖廖然以古人不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彼
 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汗世之是非雖
 是不得中道却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反非笑之彼
 其實所向則是闞然媚於世而已○狂猥是箇有骨力底
 人鄉原是箇無骨力底人東倒西擺東邊去取奉人西邊
 去周全人看入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鄉
 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
 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說統何以是廖廖五句譏狂
 行何為句譏猥生斯世三句是鄉原自言其志可矣○二
 正與上何以何為相呼應闞然二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
 底公案○譏狂猥亦未必實有是言只推其意向如此○
 闞然媚於世五字畫出鄉原模樣是鄉原也○只粘帶此句
 來○沈無回曰鄉原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
 猥○狂猥流俗汗世之所不滿也○鄉原亦從而如何又譏
 正從他媚世心腸中描出○按此節曲曲為鄉原取供直

至闞然媚世乃使鄉原底裏畢現通節雖分
 志與行亦是有此志而後有此行自屬相承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
 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不為原人為字就鄉原自為說按一為字中便已包得無
 非無刺似忠信似廉潔等意在條辨是就鄉原一身上
 看不出絲毫空隙却不道已有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一
 段模樣在○翼註一鄉皆稱原人萬章到此方是問鄉原
 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

刺也槩舉其失曰非細數其失曰刺二句以處已言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

流衆莫不然也汗濁也流俗狹汗世廣二句以處人言說統同流合汗正是善斯可矣

子非忠信而似忠信以存心言非廉潔而似廉潔以制行言

說流俗者王道不行風俗頹靡如水之順流而俱下若獨以為不然獨以為不善則必見非於流俗而鄉原乃與之

同汗世者王道不明而人所見者汗下若衆人皆濁而已獨清一必得罪於汗世而鄉原乃與之合非忠信而似忠

信故非之無可舉之非非廉潔而似廉潔故刺之無可刺之惡但浮沈俯仰以同流俗合汗世而已故汗世流俗之

衆人皆悅之也或問小註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獵者能方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

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衆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

為是既把來做了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孔子以為

德之賊也語類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已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節只從上闡然媚於世一句生根同流合汗是他媚於世處無非無刺似忠信似廉潔以包裹他同流合汗之行正

是他闡然媚於世處如此才能令衆皆悅之才成得一箇善斯可矣然如此而不自以為是則撥轉諧世心腸未必

不可入道只被他自以為是是以終身為原人蓋其所以賊德處固在似所以終成其為賊德之鄉原處却在自以

為是也味自以為三字是他胸中一定把握更不肯轉移退悔非德之賊而何

按何以是膠膠節是鄉原供招此節是定他罪案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

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

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

能辯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意。故以為害信。蒙引：佞人思巧而才便。本是不義底事。被他安排計較說來。又都是義利口則專就言語說。鄭聲淫

樂也。樂正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獫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輔氏曰：鄉原既

又譏獫者。故不獫眾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存疑莠似苗使人觀之莫辨誰為苗。故亂苗佞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為真義。故亂義利口之言似信。

使入聽之以為真信。故亂信。鄉原非忠信廉潔而似忠信廉潔。使人莫辨真忠信廉潔。故亂德。○說統真是固為盡善。真非不能惑人。惡似而非者。以其最易惑人也。○集解似字即從上節二似字生。莠苗五項俱是陪說。歸重末二句。鄉原許多妙術。都在一似字中。故為可惡。或云賊德是賊色之德。亂德是亂入之德。非也。德字指道理言。本是懸空說。所謂賊德者。只因他似德非德。將此正理妨害耳。亂德亦此德也。上節孟子本是發孔子之意。故此節註云。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翼註恐字皆是自推其惡之心。亂者眩惑莫辨之意。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蒙引：經即上文所謂德。所謂中道自父子

君臣之間。以至一應事一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常道也。○精義伊川曰：中者只是不偏。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語類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為

其善者而已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曰邪慝不

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

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

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

所回互集解是非明白正對鄉原而言回互是疑似不分

庶民興以後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語類問經正則庶

事指民心言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箇不必分做兩件說如堯

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會恁地便了

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

不成如萬不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

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

當場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

教他自化如何化得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

日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經者天

下之大經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又大學中止於仁止於敬之類是提起大綱然

而天下之事雖至纖悉舉不出於此理非集義不可問

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是太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太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

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太綱得

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

如何做謂如造屋先有根脚然後窻牖有安頓處文集

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

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

以外求者也或問小註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

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

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心不惑則其道自然銷

鑠而至於無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

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說統玩而已矣見轉移世道

敦復堂

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輯語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聲疾呼驚世震俗。到此理復明。原是人人所自。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換去。也不是別有所脩。政加減於上面也。惟其如此。憑他異端邪說。百般惑亂。到底漸滅他不得。今日提起。便在一恨無君子。反之使正。以奏興起之功耳。○經與民源流合一。故正與興氣息相關。此即性善之旨也。正者正其善。與亦與其善。君子不是別有箇道理。只就此中分辨。出似善而非者耳。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曾分明。才不分明。便經不得其正。身入於邪。慝而不自知其非也。○集解君子是主持世道之人。如堯舜孔孟皆是。反之者。固是躬行常道。做箇榜樣。而在上則有政事。在下則有教誨。凡皆所以丁寧反覆。揭常道於中天。則庶民安得不與邪慝安能復惑。通節字字。○尹氏曰。君子取夫狂。斬釘截鐵。具見孟子維世熱腸。

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

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輯語章意只是論狂獩而

及鄉原。鄉原者。狂獩之反對也。狂獩似偏而實近中道。鄉原似中道而實為賊。故反經正專指鄉原言。至邪慝句。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者。而吾學既明。則衆邪皆自滅熄。鄉原更何所施其伎倆。按仍歸鄉原說。方合章意。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

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

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慶源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蒙引

但曰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便見斯道在天地間。決無久絕而不續之理。○按前三節歷敘五百

餘歲不獨見神聖之生每有常期亦以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接見聞都歷歷不爽看兩若字見知聞知語只平列俱隱隱為末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語類問聞知只是知所

道理物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於何求之求之於事物亦是以心四書通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

故歷敘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說出性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臯陶以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臯獨言謨蓋可見也况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

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

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新安陳氏曰萊朱與

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四書通舜言精一而後協于

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日勇日智日仁日禮日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誥中矣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 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四書通問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

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蒙引要之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既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

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為而發之遺言緒論為之證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震川曰

孔子祖述堯舜兼總百王此云得統於文亦相承之序固爾其實即以知之於文王者知之於湯與堯舜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

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

之者乎。語類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

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而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

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

其甚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

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章側重見知之說皆託始於此

條竊謂集註止採林氏下半截而於其上半截云若非前

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則節去不載蓋止

採下半截則體貼本文語氣自覺渾然若兼載上半截則

誠如後來講家專重見知矣即或問小註亦云道統繩繩

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

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此正與林氏上半截意

有明文而第渾舉大意以櫟括之耶且試通味本文其曰

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自是聖聖相傳
嫡派其兼敘見聞者不過謂同時有若而人異世有若而
人皆得與於知之之統歷歷可考耳實則見與聞俱主堯
舜湯文而言於湯之聞聞之於堯舜非專藉聞之於禹臯文
之聞聞之於湯非專藉聞之於伊萊孔子之聞聞之於文
王亦只就從前大槩相提而論見得既無有見知則亦無
復有聞知其詞危其情迫當此見聞絕續之交有心者不
可不思所以自處耳亦非必定以見聞絕續之交有心者不
於不足數也蓋一粘煞則語病百出故集註只還他渾然
自是朱子深意講家凡側重見知者槩不敢載○細味本
節世近居邇兩也字停頓處明打着自已末二句忽然
掉開無限深情正在兩邊夾拱處善體本文者當或以吾
言為然○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謂七篇大意得之矣
但禹臯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
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
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
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

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
焉可也按後來諸說多有以辭害意者至於章末二句則
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
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覓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
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啟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
於斯也按此亦只用渾還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
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
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於此竊以子程子之傳繫焉後
之君子其必將有慨然有感於斯者矣○張羽臣曰堯舜
以來見知皆生於同時聞知皆生於五百歲之後以孟子
視孔子欲任見知則已晚欲任聞知則太早乃曰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意何居蓋孔子以前道統在上
至孔子而道統在下矣在上其道行可俟之五百歲在下
其道明不可一日無人焉所以時地雖近而見知聞知之
統岌岌乎有惟恐或墜之思玩○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
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

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

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四書通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為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

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

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與故於篇終歷

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曰此申明

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而又以俟

已但其詞婉其意深非詳味玩之不能見耳後聖於無窮也此申明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望後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已為程子接孟子之

絕學張本矣按此皆從言外體味而出然語氣却仍自渾然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

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

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

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

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

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吳氏程曰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

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為多亦可槩見耳按所受於濂溪也以興起斯文為

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

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

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二字之稱情也哉慶源輔氏曰集註繫

以伊川此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言至是而遂驗也。○四書通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十四終

人之說不計孟陣五聖人

